

# 围剿假证，必须织就一张无缝对接的法网

本报评论员 郭振纲



售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利益链条涉及中介、驾培机构，更有驾校人员在地方运管所参与制证，被违规倒卖的不仅有经营性货运上岗证，还有客运上岗证、危险品运输上岗证等。一些驾校负责人透露，能不能顺利买到证件，要根据各个地方运管所或交通局的“风口”来定，碰到上面查得严的时候，运管所会来信儿，要么换地方、要么就等等。

办证免培免考，临时检查有人报信，一地严管、他地“放水”，监管者和被监管对象结成利益同盟，买卖证件俨然成了一条龙式“黑产”，这种现象的存在会为当地相关领域的管理埋下多少隐患，想想都令人不寒而栗。

道路运输从业许可证、特种作业许可证等证件属于国家机关证件，实行强制许可管理制度。按照相关规定，取得上述证件需要经过专门的培训、严格的考核或考试，成绩要达到设定的“门槛”。其目的在于保证生产安全，维护市场合法有序发展，防止发生安全事故。虽然随着放管服改革的逐步深化，有些证件的取得取消了资格考试环节，但是

申领条件并没有放松，上述许可证依然实行“白名单”制度，这充分说明了从业资格证的重要性。

然而，一些地方的监管部门及人员并没有按照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要求补短板、强监管，而是对“倒证游击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买卖证件人员大开方便之门，甚至直接参与其中牟利，“靠山吃山”；基于服务便利化推行的网上办证“背对背”模式成了一些人逃避监管的途径，明面上强调严管严查，背后却给不法人员通风报信、指点迷津；监管走形式，联动执法不配套，没有形成一张法“网”，强制性不足。

不得非法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相关法律法规有着明确的规定。我国刑法规定有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相关主管部门有具体的行政处罚措施，网信部门规定不得发布不法信息。而“倒证游击队”的存在以及买卖各类证件的小广告遍布一些地方的大街小巷，这揭示出对国家机关证件的管理依然存在不严密、不严格的问题，需要司法、行政部门进一步

步强化监管，全面围剿买卖假证行为。

围剿假证，遏制非法买卖国家机关证件，需要织就一张无缝监管的大“网”。对于证件的管理要事前严审、过程严管、违法严查、全流程服务。可以借鉴的方式，比如拓展一些地方法院和行政部门实行的顶格罚金或罚款处罚措施；对买卖证件的人员严格处理，实行从业限制；将有些部门推行的市场禁入制度延伸到相关国家证件管理领域；对执法犯法的监管人员，追究其党纪政纪和法律责任；强化对倒卖假证或持假证上岗人员追究刑事责任的力度；深入协同监管，对发布不法信息的平台和人员进行禁言，防范非法信息传播。同时，继续推广服务便利化，方便从业人员合法取证，等等。

买卖从业许可证不是小事，它关系到构建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关乎国家机关的声誉，关联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存在相关问题的地方和部门应该认真整改，举一反三，堵漏补缺；其他地方和部门也应认真自省，防范类似问题的发生。

## G 图说

### 拆“墙”



近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保障合法合规的网址正常访问是互联网发展基本需求。一些互联网平台之间无正当理由限制识别、解析网址链接的行为，严重影响用户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秩序。有互联网企业表示，将在安全前提下，分阶段分步骤整改。

当前互联网环境下，不少用户恐怕都遇到过，某个网页链接无法转发、分享至其他网站和应用的情形。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相关运营方为了安全，屏蔽诸如不良网址、疑似诈骗信息等非法外部链接，但更多的是出于同业竞争、不为同行提供“便利”。出于安全考量，主动出击、屏蔽非法外链，是平台的责任与义务。但若以“安全”之名排挤对手、进行不正当竞争，不仅有仗势欺人之嫌，而且容易玩坏规矩，破坏市场秩序。让技术的归技术、法律的归法律、市场的归市场，互联网企业应该学会共建共享，而不是互相拆台、技术霸凌。

赵春青/图 嘉湖/文

## 对年轻人的薪资梦不能只有冷嘲热讽

胡欣红

秋招季来临，第一批“00后”即将加入求职队伍。《中国青年报》近日面向全国各地大学生发起的一项就业调查显示，“00后”对自己进入职场后的薪资比较乐观，有67.65%的大学生评估自己毕业10年内会年入百万元。

初生牛犊不怕虎。尽管对年轻人的“心高气傲”有一定的心理预期，但面对这样的调查结果，很多人依然感到大跌眼镜。其实，对这一调查结果，人们不必急着冷嘲热讽，或者说，不应只有冷嘲热讽。

首先，对于这份就业调查，要进行全面审视，不宜断章取义。比如，除了薪资外，调查显示，对于“00后”而言，工作已不是单纯的“饭碗”——这届年轻人把工作当成展示、发挥的舞台。比起赚钱，他们更在意成长空间和个人在工作中的价值体现。这种认知无疑值得点赞。

其次，现实的确给了年轻人更多选择的可能、成功的希望。比如，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用像父辈们那样身负“跳龙门”或“回报家庭”之类的重任，有条件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比如，大学生就业的宏观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调查显示，64.33%的大学生希望毕业后能进入互联网行业工作。而互联网行业往往意味着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工作场景和更多发掘自身潜力的可能。同时，互联网行业因为占据了时代潮流的制高点，薪资待遇独领风骚。这可能直接导致热衷进入互联网行业工作的大学生们对自己的薪资产生了较高的期望值。

理性而言，年轻人的薪资梦需要被合理、理性引导。年轻代表着希望，尤其是很多生长于优渥条件下的“00后”，他们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值得鼓励，有点“美梦”也未尝不可。谁人年少不轻狂，年轻时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或许正是大多数人的想法。但是，如果过于好高骛远，一旦希望破灭，其反噬作用亦不可小觑，不仅可能失去对自我的正确认知，也可能错过了该脚踏实地奋斗的黄金年纪。

有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年收入100万元以上的人群约占整个人口的万分之五，可见，年薪百万元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00后”的“豪情壮语”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下确实有不少年轻人身上存在认知不足、心态浮躁等问题。比如，2017年一项针对“95后”的就业调查显示，网红成为年轻人最向往的职业。站在风口的一些网红或许给年轻人营造了一种错觉，即互联网时代，只要拍拍照片、做做直播，成名、高薪，唾手可得。一些年轻人因此忽视了高薪背后的艰辛与代价，甚至盲目幻想“躺赢”。

刚毕业的年轻人对未来充满希望，对自己的期盼高一点本来不是什么坏事，但如果好高骛远、盲目乐观显然需要泼点冷水。

心怀理想更需要脚踏实地。大学毕业10年能否年入百万元并不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能在工作中得到历练，有所收获，不断成长进步，内心充满力量和愉悦，才是真正值得骄傲的事。

## 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关乎“剧本杀”的未来

子渝

据新华社近日报道，从登陆热门综艺到成为现象级线下社交活动，从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实体店到与文旅、民宿业融合——作为近年来悄然流行的社交“新宠”，剧本杀在“Z世代”(年轻人群体)中有极高的参与度，并逐渐形成了一条清晰的产业链，但作为剧本杀的核心即剧本，质量良莠不齐。盗版、知识产权等问题可能制约这一行业的健康发展。

不同于其他文创产品，剧本杀消费“一次性”“体验性”的特点更为突出——一旦玩过、知晓了剧情，那么该剧本对玩家来说便再无复购的价值。因而，剧本杀行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之一在于，优质剧本源源不断地涌现，这也意味着，剧本杀作者、编剧是推动整个行业核心的力量。

据统计，时下国内剧本杀市场规模已经

挤破头的家长们坦言，进家委会的目的更多是让老师多关照自家孩子，至于监督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或是帮助学校与家长进行有效的沟通，并不是最重要的。再如，有的家委会成员，教师节组织家长给老师送礼物，带领家长到学校做义务劳动，甚至利用自己的资源帮助老师处理超出家校关系以外的事务，凡此种种，严重损害了教育的公平和纯粹。

如果模糊了家委会的定位，甚至将其变成家校“利益交换”的纽带和平台，那家委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其如何能对教学活动实施监督？又如何期待它能促进学生成长？

让家委会回归初心，关系着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对此各地开展了不少积极探索。比如，前几年，上海一所小学竞选家委会，参加竞选的家长使出浑身解数，晒出高学历、神履历等——竞选现场仿佛成了家长们的秀场。

家委会要回归正轨、发挥正向作用，各方都要主动、自觉规范自身行为。对于家长而言，要正确认识家委会设立的意义，不能把家委会当成“逐利场”“名利场”，更不能把家委会视为“利益交换”的工具。家委会要厘清家庭与学校的边界，做分内之事、尽应付之责，做好家长与学校的“传声筒”，促进学校和家庭的相互理解，营造良好的家校关系。

对于学校而言，要规范家委会竞选流程；加强对教师的管理，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不厚此薄彼；要建章立制，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完善家委会相关制度，让家委会工作有据可依。

教育主管部门也要担责于身、履责于行，监督学校做好家委会的工作。把家委会真正打造成家校之间的“连心桥”，建立一种健康的家校关系，最终作用于孩子的成长，是各方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

突破100亿元，但剧本杀创作者的规模仅为万余人。优质剧本供不应求、采购价格高、盲目开店赚快钱等，不但影响了玩家的游戏体验，更催生了一些盗版乱象。有报道显示，目前正版剧本价格在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但在一些电商平台上，几百个盗版剧本售价仅几十元，这影响到剧本原创作者的积极性和优质剧本的产出。

好在，一些从业人员已经意识到这类问题。加强自身产品的可拓展性、可塑性、不可替代性，渐渐成为一种共识。

一些从业者尝试将自身标志性文化元素融入剧本杀剧情中，增强优质剧本内容的输出能力。比如，四川成都一创作团队推出的游戏《宽窄十二市》，将整个游戏的场景直接搬入宽窄巷子景区，在推广业务的同时带动了地方旅游业的发展；而湖北武汉一创作团队将游戏场景设置在“知音号”游轮上，沉浸式的游戏体验，让不少玩家直呼仿佛穿越到

抗战时期，来了一场“保卫武汉之旅”……

还有团队或出品方选择将自身资源打造成为知名IP或者与其他IP联名，以增强客户黏性。比如不少文学、影视作品开始向“剧本杀”进行授权，在原有作品的基础上开发衍生产品。国内已出现《仙剑奇侠传》《庆余年》《全职高手》等影视作品改编的剧本杀，受到各方关注。

对创作的剧本进行著作权相关权利登记，被侵权后积极维权也成为一些从业者的选项。有专家认为，可以通过搭建数字化的版权体系，让盗版从根本上无法发生。

当然，行业的风清气正不能仅靠从业者的自觉和单打独斗。呵护剧本杀这一新业态的发展，依然需要政策支持与引导，帮助其扫清路障。比如，加强对相关侵害知识产权案件的受理、查处；在时机成熟时将从业者纳入有关职业分类，增强其认同感，等等。总之，内外兼修，才能促进行业的良性循环。



赵亮

作为从业十年的文化记者，我曾数十次造访国家图书馆——这座有着百余年历史的文化殿堂。此次采写庆祝建党百年的报道，我用两天时间走访了国图的多个部门。海量信息扑面而来，这座闻名世界的图书馆带给我的震撼久久未有消散——想来这就是文化传承的魅力与力量。

走进书香四溢的图书馆大门，就像进入了一重宫殿，古色古香中透着文化之庄重典雅、琳琅满目的书籍中饱含着知识之深厚积淀。在这里，可以看到聚精会神的青年学生在埋头读书，白发苍苍的科学家、充满睿智的学者们在认真思考……百年间，它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每天用微笑迎接人们，慷慨地倾其所。它连接着数代人的思想与求索，传承着千年的文明与梦想。正如著名藏书家陆斯在庆祝国图百年时所说：“图书馆是由无数人的世界和人生积累而成。因此，它既古老又年轻。世间没有一个地方能将古老的文化和最新颖的思想如此完美的统一起来。”

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家的总书库，文化传承是其最为特殊且重要的职能，也是这次采访中最令我难忘的部分。在国图古籍馆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我聆听了一代代图书馆人、文化学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有关保护典籍的感人故事：战火纷飞的年代，镇馆之宝《赵城金藏》(刻于金代)在战士背上被保护下来，后经古籍修复师16年终日伏案修复才得以有了此后的传奇今生；经过国家调拨、各界捐赠和国图90年来的努力采集，世界文化遗产《永乐大典》在此的收藏原本达到200余册……几乎每一部古籍都有一段不平凡的故事。

坚守在古籍保护一线的人或许是历史最切近的见证者。在修复工作室，我见到了在古籍修复岗位上工作了47年的杜伟生。与几年前采访时不同，如今他的工作室里已经有近一半的年轻人。在这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特殊空间里，老一辈修书人的经验与技艺通过杜伟生得以延续，掌握现代科技的年轻一代则肩负起承前启后、吐故纳新的重任。

典籍镌刻着中国之精神、民族之灵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我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古籍保护、研究、利用”——把典籍保护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截至目前，全国90%以上存世古籍已完成普查登记，360余万页破损古籍得到精心修复，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7.2万部(件)。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文化的传承除了要保护好，更要活起来、传下去。近年来，传统文化领域的创新性表达让大众领略了优秀传统文化的非凡价值和魅力——杜伟生师傅应邀在短视频直播间里传播古籍保护故事；一些艺术家从《四库全书》中寻找古风音乐的创作灵感；全国各地的读者在《永乐大典》VR大厅感受传统文化的沉浸式体验；在今年举办的读书活动中，国图首次走出场馆，推广“公园+阅读+传统文化”的新模式，使读者在新的空间里体味历史之美、思辨之美、阅读之美……

文化的传承从来不是静态的、独立的、守旧的，而是开放的、多元的、鲜活的。一座座图书馆，于静谧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着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以丰富精神食粮满足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 别让违规旧衣回收伤了慈善事业

冯海宁

据《人民日报》9月13日报道，多地居民社区都设置了旧衣回收箱，这本是减少资源浪费、促进循环发展的好事，但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商家在网络渠道公开售卖旧衣回收箱，且不要求买家提供公开募捐资质证明。有客服人员表示：“打着慈善组织的旗号更容易收到衣服。”

现代人衣服更新频率快，旧衣服直接扔掉可惜，捐赠又缺乏可靠的渠道，旧衣回收设施因此颇受欢迎。然而从报道来看，旧衣回收设施在运行中问题不少。比如，回收设施缺乏有效维护，使得干净衣服变脏衣服；回收主体是否合法合规，公众不得而知；旧衣经过哪些处理，最终流向哪儿是未知数……

公众之所以愿意把旧衣投入回收箱，一个重要原因是把旧衣回收当成了一种善举，希望可以借此帮助他人。但事实上，一些企业正是打着慈善的旗号倒卖旧衣牟利，让公众捐赠的旧衣流向了二手市场；尽管一些旧衣回收箱上印有慈善相关信息，但这些信息往往真假难辨。

民政部2019年发布的《关于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展公开募捐活动的提示》指出，有一些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以公益慈善用途为名开展旧衣物等废旧物品捐赠回收活动、甚至借此牟利，此举已经违反慈善法，并提醒公众注意。

某种角度上，这种旧衣回收乱象对慈善事业来说也是一种伤害。旧衣回收市场因为潜力巨大，利润喜人，曾被一些人视为“新蓝海”。但如果有人打着公益、慈善的旗号，心里却盘算的是生意和利益，不仅缺德更涉嫌违法。

治理旧衣回收市场乱象，亟须更有效的规范和强有力的措施。比如，要明确回收过程的责任主体、监管主体，加强回收过程的透明程度；通过加强旧衣回收工作的标识、设施管理，公布监督电话等方式，方便公众甄别和监督，等等。

同时，对于违规操作的旧衣回收，有关部门既要鼓励公众举报也要主动明察暗访、依法处理，斩断违法机构回收、销售的利益链条，把旧衣回收的好事做好，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群体，也让爱心、善意循环起来。

书香百年，于传承创新中连接历史与未来